

华东戏剧丛刊



話 劇

南方来信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集体編剧

8212

东方戏剧丛刊

861
2138

話 剧

南方来信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集体編剧

上海文化出版社

• 1965 •

批
钱
甘
到
枪
灭

战
前

小
帆

世
界
生

內 容 提 要

話劇《南方來信》是根據同名報告文學的材料創作的。它通過越南南方一個村莊的曲折艱苦的鬥爭事迹，歌頌了南越人民敢於戰略上藐視敵人、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革命精神。

鳳凰村黨支部書記風大娘是一位對敵鬥爭經驗豐富的老革命者。她與她的兒子自衛隊長三斧領導當地群眾，以簡單的裝備沉重地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他們在游擊隊的幫助下，搗毀了“戰略村”，拔掉了敵人的中心據點，奪取了武器，從而粉碎了敵人掃蕩游擊隊根據地的陰謀，滿懷信心地爭取更大的勝利。

統一書號 10077·1106

定價(八) 0.26元

南 方 來 信 [話 劇]

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集體編劇

上海文化出版社

上海永嘉路25弄8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 078 號

1965年2月第1版

1965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1—37,000冊

開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張2 7/8 插頁1

字數51,000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CAC44/11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
话剧一团演出剧照

华东戏剧丛刊

琼花 (昆剧)

周兼白 編劇 ○·二四元

南方来信 (話剧)

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集体編劇 ○·二六元

紅灯記 (沪剧)

上海愛華沪剧团改編 凌大可 夏劍青執筆 即出

山花烂漫 (越剧)

顧錫东 著 即出

小戏曲选 (一)

(采茶戏) (怎么駁不繡) · 秧 · 小保管上任
江西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劇目 ○·二二元

小戏曲选 (二)

(婺剧) (夜考) · 甌剧 (紅領巾) · 甬剧 (心事)
浙江省戏曲现代戏观摩演出劇目 即出

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新华印訂检查者

陸

人 物

- 凤大娘 五十余岁,党员。
- 三 斧 二十余岁,自卫队长,凤大娘之子。
- 心 姐 三十岁左右,凤大娘之女。
- 小 北 九岁,心姐之子。
- 老 拾 四十余岁,游击队长。
- 阿 觉 二十余岁,游击队员,杏花丈夫。
- 杏 花 二十岁,自卫队员,阿觉妻子。
- 楞二哥 二十余岁,自卫队员。
- 七大爷 六十岁左右,党员。
- 小 勇 十六岁,七大爷的孙儿,游击队员。
- 老 安 游击队炊事员。
- 六 孀 四十岁左右。
- 男女游击队员
- 男女自卫队员
- 群众若干人
- 阿 挺 三十余岁,伪军上士。
- 约 翰 三十余岁,美国中心据点顾问。
- 阮上尉 二十余岁,伪特种部队连长。
- 原 七 三十余岁,伪保安队长。
- 伪军若干人

序 詩

水連着水，山連着山，
陸南關外，南海之邊，
那里是我們親如手足的鄰邦，
越南！

十年前：
英勇的越南人民，
撕毀了老殖民主義的旗幟！
可是，就在那時候，
美帝國主義的鐵蹄，
踏上了越南的海灘，
江山被分割，
骨肉被拆散，
統一的越南國土，
被美帝國主義的屠刀，
分割成兩半！

十年来：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南方，

扶植起一条条走狗，

用中世纪的野蛮手段，

建立起法西斯政权，

他们调兵遣将，

杀狗换班，

把越南南方，

当作“特种战争”的试验场！

他们企图从越南南方，

取得奴役全世界革命人民的“经验”！

可是，

英雄的越南人民，

象西原的山峰一样挺立，

象九龙江水般奔腾呐喊，

他们拿起柴刀，

举起梭镖，

捣毁“战略村”，

反击“扫荡战”，

他们用革命的铁拳，

打败了用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敌人，

他们用投枪、尖竹，

刺穿了“纸老虎”的嘴脸！

战斗的越南人民，
团结得象一个巨人，
屹立在印度支那半岛，
象东南亚的一座铁壁铜墙，
挡住了美帝国主义的凶焰。

越南南方人民的胜利，
对中国，
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
对全世界的革命斗争，
是巨大的鼓舞！
是巨大的支援！

听吧：

全世界人民在高呼：

“支援南越人民的反美正义斗争！”

“美帝国主义从越南南方滚出去！”

看吧：

我们的舞台上，

将要出现的是：

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

用血和火写下的壮丽诗篇！

第一 场

心 姐 (念信)亲爱的强哥!就在上个月有一天早晨,美国强盗的飞机在咱村里疯狂滥炸,房屋被炸平了,稻子被燃烧弹烧光了,爹跟游击队走了,我就带着咱孩子来到了娘家。在你离开家的时候嘱咐我,生下孩子要叫小北,今年小北都快十岁了。孩子乖极了,我媽和弟弟三斧可喜欢他了。我随时都在想到北方,想到你,我要坚强愉快地活下去,养育我们的儿子,并在对敌斗争中贡献自己一份力量。

〔傍晚。

〔越南南方一座村庄,风大娘家的院落里。
〔一丛绿竹衬着几间用竹篱作墙、水椰叶覆盖的茅屋,门前有一棵挺秀的凤凰树,门旁正中有三棵巍然挺立的椰树,树上结满丰硕的果实。夕阳西下,几块黑灰色的厚云盖在暗红色的鱼鳞云上。要变天了。

〔幕启：心姐在聚精会神地写信。桌边堆着数十根锋利的竹尖。心姐写完了一段，抬起头看信。〕

〔杏花和六婶上。〕

杏 花 心姐！

心 姐 杏花，六婶，你们来了。

杏 花 在给强哥写信？

六 婶 念一段我们听听。

心 姐 好！（念）家里都很好！妈妈很忙，大家有事总是来找她商量。三爹还是那么倔强，现在当了自卫队长。最近，敌人突然在离这里不远的红屋建立了据点，要把这里圈进可怕的“战略村”。这几天，村里都在为这件事积极行动！目前，我还只能削竹尖、钉板钉，还不敢拿起柴刀、梭镖和敌人面对面的斗，我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我没有其他姐妹那样的勇气哪！……

杏 花 念下去呀。

心 姐 我还没写完呢。

六 婶 把我们南方的事多写点进去。

〔小北急呼呼地上。〕

小 北 妈！明天我不去念书了。

心 姐 为什么？

小 北 阿泰老师叫敌人抓走了，来了个坏蛋，叫我们念美国书，我不要念。（从怀里掏出一本印有胡志

明主席像的书)我要念胡伯伯的书。

心 姐 孩子,这本书,可不能当着外人看,美国鬼子不让我们念胡伯伯的书。

小 北 嗯! 妈,你给爸爸的信写完了吗?

心 姐 没有。

小 北 我也写几句好吗?

心 姐 好,写吧!

[小北写信。]

六 姨 阿心,旗绣好了,等一会交给风大娘,这是咱们村几十户的斗争决心。

心 姐 好!

小 北 妈,你看这样行吗?(念)爸爸,我还没见过您,外婆说我长得象你。爸爸,美国鬼子太凶恶了,妈和外婆都说,不管他怎么凶,就是十个鬼子,妈和外婆也不怕。三斧舅舅说一百个也不怕,我也不怕。我每天都想爸爸,我等您回来。你的儿子小北。

杏 花 写得真好。你爸爸什么时候回来?

小 北 什么时候祖国统一,爸爸就回来。

六 姨 什么时候祖国统一呢?

小 北 什么时候没有了美国强盗和走狗。

六 姨 哎呀! 我的好孩子。(拥抱小北)

杏 花 心姐,你削的竹尖和你织的绸一样,又快又好。

心 姐 我可比不上你。杏花,听说阿觉要求到根据地

去，那你們不是要分開了嗎？

杏花 他是他，我是我。

六孀 說得好聽，你們剛結婚還沒幾天。

杏花 美國強盜又不會因為我們剛結婚就不來了。走吧，六孀！（抱起竹尖與六孀出門）

〔心姐、小北進入里屋。〕

六孀 杏花，看那邊誰來了？

杏花 楞二哥他們准是來找三斧哥的。

六孀 阿覺說不定是來找你呀！

杏花 才不會呢！走！

〔楞二哥、阿覺、小勇上。〕

楞二哥 六孀，你們看到三斧隊長了沒有？

〔小勇直接奔往三斧家。〕

六孀 三斧不在家，挖陷阱去了。

杏花 你找三斧幹什麼？

阿覺 你別管。

杏花 我偏要管。

阿覺 真沒紀律。哎，你上哪兒去？

杏花 你也別管。六孀，走！（與六孀下）

〔大家笑。〕

小勇 咱們找三斧哥去！

楞二哥 好，走！

〔三斧上。〕

三斧 你們上哪兒去？

[楞二哥、阿觉、小勇簇拥而上，爭先恐后搶着說話。

三 斧 你們跟我嚷什么，一个人一个人地說。

楞二哥 你是队长，眼看敌人要把咱們圈进“战略村”，咱不能等着叫他圈啊！

小 勇 是嘛！

阿 觉 我們要求去找游击队打游击！

楞二哥 不，先拚他一下，杀几个鬼子再走！

小 勇 对，杀几个鬼子再走。

三 斧 你鼻涕还没擦干净，也跟着瞎吵！（又爱又斥責）

小 勇 我根本没鼻涕——（嘟囔）人小就不能打鬼子了，我要去。

楞二哥 对，人小打小鬼子，人大打大鬼子。

小 勇 是嘛。不！我也能打大鬼子，我要去。

三 斧 走！走！我們都走光了，这儿的斗争交给誰？乡亲们不管了？

阿 觉 男女老少都走。

三 斧 你啊！阿觉，咱們是自卫队，你把那紀律性放到哪儿去了？

阿 觉 我这不是請示嗎？

三 斧 这事我不能作主，这要請示干部。

楞二哥 要你留下，你肯嗎？

三 斧 組織上决定，就留下。

楞二哥 你留下！？你比我还急哪！

三 斧 急和需要是两回事。

楞二哥 你愿意留下了,好!你留下,我是要走的。我准备东西去。(下)

[小勇和阿觉追下。]

三 斧 这些人一点纪律也没有。(进屋)

[凤大娘扛了一捆竹子上,她向远方眺望一下,不安地看了天色。]

凤大娘 三斧!你们的陷阱都盖好了?

三 斧 嗯!

凤大娘 保险栓呢,安好了?

三 斧 嗯!

凤大娘 你怎么啦?

三 斧 干部什么时候来?

凤大娘 七大爷去接了,该来了。怎么?

三 斧 我跟他去。

凤大娘 到哪儿去?

三 斧 跟他打游击去!

凤大娘 那这儿的工作哪?

三 斧 反正我宁可拚死,也不叫鬼子圈进“战略村”去。

凤大娘 拚,拚!拚死以后哪?

三 斧 ……

凤大娘 把我们的家乡,把我们祖先用血汗创建起来的美好河山让给敌人?!

三 斧 我也没说让给敌人嘛!

风大娘 大家都和你一样去拚死，誰去赶走帝国主义，重建我們家园？难道只有拚死才是斗争？

三 斧 ……

风大娘 三斧，你真叫媽着急啊！你今年都二十六了，大家把你选出来当自卫队长，可你——怎么那么急躁哪？

三 斧 总不能乖乖地叫他圈啊，我們是人，是越南人，又不是畜牲！

风大娘 ——誰說乖乖地叫他圈，上級不是要派个干部来，指示我們如何斗争嗎？你啊，你这样怎么能领导大伙哪！

三 斧 在他們面前我又沒有这样啊！我还有原則咧。

风大娘 原則咧！

〔七大爷上。

七大爷 (喊)大嫂！

风大娘 七哥回来了，干部呢？

七大爷 村里安静吧？

风大娘 三斧派人加强崗哨！

三 斧 好！（下）

七大爷 我帶他去吧，这个干部可不是外人。（下）

〔老拾和七大爷上。

老 拾 风大嫂！

风大娘 你——哎呀！老拾，是你啊！

老 拾 沒想到吧！